南部新書/辛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南部新書

◀上一卷

辛卷

下一卷▶

三余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，闕除則皆不受，對易於他人。

大歷來，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，無錢起、郎士元詩祖送者，時論鄙之。

海內溫湯甚眾：有新豐驪山湯，藍田石門湯，岐州鳳泉湯，同州北山湯，河南陸渾湯，汝州廣城湯，兗州乾封湯，荊州沙河湯。此等諸湯，皆知名之湯也，並能愈疾。驪山湯甫邇京邑，帝王時所遊幸。玄皇於驪山置華清宮，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，至春乃還。百官羽衛，並諸方朝集，商賈繁會，里閭闐咽焉。山上起朝元閣，上常登眺，命群臣賦詩，正字劉飛詩最清拔，蒙賞之。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己，出為一尉，竟不入而卒，士子冤之。喪亂以來，湯所館殿，鞠為茂草。《博物志》云：「水源有石硫黃，其泉則溫。」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，蓄而成泉耳。如硫黃煎鑠，久久理當焦竭。湯之處皆不出硫黃，有硫黃之所，不聞有湯，事可明矣。

盧常侍鈃牧廬江日，相座囑一曹生，令署郡職，不免奉之。曹悅營妓名丹霞，盧阻而不許。會餞朝客於短亭，曹獻詩云：「拜玉亭間送客忙，此時孤恨感離鄉。尋思往歲絕纓事，肯向朱門泣夜長。」盧演為長句，和而勖之，曰：「桑扈交飛百舌忙，祖亭聞樂倍思鄉。樽前有恨慚卑宦，席上無聊愛靚妝。莫為狂花迷眼界，須求真理定心王。遊蜂采

掇何時已，卻恐多言議短長。」令丹霞改令罰曹，霞乃號為怨胡天，以曹狀貌甚肖胡。滿座歡笑，盧乃目丹霞為怨胡天。

有範師姨者，知人休咎，為顏魯公妻黨。顏嘗問之：「官階盡得五品否？」範笑曰：「鄰於一品。顏郎所望，何其卑也！」顏曰：「官階盡得五品，身著緋衣，帶銀魚，兒子補齋郎，余之滿望也。」範指座上紫絲食單，曰：「顏郎衫色如是。」

吳行魯尚書，彭城人。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，小心畏慎，每夜嘗為溫溺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一日當為中尉洗足，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，曰：「如此文理，爭教不作軍容使。」行魯拜曰：「此亦無憑。」西門曰：「何也？」魯曰：「若其然者，某亦有之，何為常執仆廝之役？」乃脫履呈之，西門嗟嘆謂曰：「汝但忠孝，我當為汝成之。」後為川帥。

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，作檄文譏議高麗，曰：「不知守鴨綠之險。」莫之離報云：「謹聞命矣。」遂移兵守之。萬頃坐是流於嶺南。

駙馬韋保衡之為相，以厚承恩澤，大張權勢。及敗，長安市兒忽競彩戲，謂之打圍。不旬余，韋禍及。

呂衡州溫，祖延之，父渭，俱有盛名，重任。而呂氏家風，先世碑誌不假於人，皆子孫自撰。云：「欲傳慶善於信詞，傚文學之荒墜也。」

柳芳上元中為史臣，得罪竄逐黔中。時高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遇，為芳言禁中事，芳因論次其事，號曰「問高」。力士後著唐歷，此書不復出。

開元皇帝初即位，曾醉中殺一人。自此覆杯，四十年不嚐酒味。

真定帥王公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，坐而問曰：「大王會麼？」王曰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自小持齋身已老，見人無力下禪床。」王公尤加禮重。翌日令客將傳語，師下禪床受之。侍者問：「和尚見大王來，不下禪床，今日軍將來，為甚麼卻下禪床？」師云：「非汝所知。第一等人來，禪床上接；中等人來，下禪床接；末等人來，三門外接。」

端州已南三日一市，謂之「趁虛」。

南中解毒藥謂之「吉財」，俗云：「昔人遇毒，其奴吉財得是藥，與其主服，遂解，因名之。」又諺曰：「秋收稻，夏收頭。」即婦人歲以截發而貨，以為常也。

長沙岑和尚因問話蹋倒仰山，仰山曰：「直下是個大蟲。」自此諸方號岑山為大蟲。長沙嗣南泉，法名景岑也。

安邑縣北門，縣人云：「有一蠍如琵琶大，每出來不毒人，人猶是恐，其靈積年也。」

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，戶部與吏部鄰司，時吏部移牒，令戶部於墻宇自豎棘，以備銓院之交通。太一答曰：「眷彼吏部，銓總之司，當須簡要清通，何必豎籬種棘？」省中賞其清俊。

開元二十七年，明州人陳藏器撰《本草拾遺》云：「人肉治羸疾。」自是閭閻相效割股，於今尚之。

開元二十八年，天下無事，海內雄富。行者雖適里，不持寸刃，不賚一錢。

開元二年，以江寧縣置金陵郡。

天寶四載，改尚書無頗字為陂。

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，燎炬列焰，槐樹多死。永隆二年七月也。

上元二年，制敕始用黃紙。

李客師為大將軍，即靖之弟也。好從禽，人謂之「鳥賊」。

貞觀末，吐番獻金鵝，可盛酒三斗。

景雲二年，除賀拔嗣河西節度使。節度使自此始。

楊妃本壽王妃，開元十八年度為道士入內。

裴子羽為下邳令，張晴為縣丞，二人俱有聲氣，而善言語。論事移時，人吏竊相謂曰：「縣官甚不和？長官稱雨，贊府道晴，終日如此，非不和乎？」

玄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，對曰：「臣請以絹一匹系陛下南山樹，樹盡臣絹未窮。」又玄皇禦含元殿，望南山，見一白龍橫亙山間，問左右，皆言不見。令急召元寶問之，元寶曰：「見一白物橫在山頂，不辯其狀。」左右貴臣啟曰：「何則臣等不見？」玄宗曰：「我聞至富可敵貴，朕天下之貴，元寶天下之富。」元寶又年老好戲謔，出入市里，為人所知。以錢文有元寶字，因呼錢為王老，盛流於時矣。

河滿子者，蜀中樂工，將就刑，獻此曲而不免。當時雲，一聲去也。又《北史》隋樂人王令言，嘗臥於室內，其子以琵琶於戶外彈作翻調《安公子》。令言驚起問曰：「此曲有來遠近？」子曰：「頃來有之。」令言流涕曰：「帝往江東，當不返矣。」子問之，答曰：「此曲宮聲，往而不反。宮，君也。吾所以知之。」尋有江都之變。

江南無野狐，江北無鷓鴣，舊說也。晉天福甲辰歲，公安縣滄渚民家犬逐一婦人，登木而墜，為犬嚙死，乃老狐也，尾長七八尺。則丘首之妖，江南不謂無也，但稀有耳。蜀中彭、漢、邛、蜀絕無，唯山郡往往而有，里人號為野犬。更有黑腰、尾長、頭黑、腰間燋黃，或於村落鳴，則有不祥事。

鶴瘡，人血能療。又說三世人則可，唯洛中胡盧生爾。

鄭玨第十九，應進士，十九年及第，十九人及第，十九年後入相。子遘，太平興國中任正郎。

冀王朱友謙鎮河中，常以一鐵球杖晝夜為從，遇怒者，擊而斃之。有愛姬極專房，因其夫人之誕日作珠翠衣以獻。夫人拒而不納，姬乃發怒，悉焚之。友謙忽聞其臭，詢之得實。至暮，遂命其姬三杯後責人喝起，而球杖破腦矣。

洛陽鄭生，丞相楊武之後也。家藏書法數十軸，賈君常得遍閱。其尤異者，晉衛瓘上晉武帝啟事，紙尾有批答處。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敕，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。其翰真草相半，字有不用者，皆濃墨塗殺，圓如棋子，不可尋認。復有歐陽率更為皇太子起草表本，不言太子諱，稱「臣某叩頭頓首」。書甚端謹，然多塗改。於紙末別標「臣

詢呈本」四字。

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，廣明中其石忽鳴，隱隱然聲聞數里，浹旬而後定。明年巢寇犯闕，其廟亦為賊火焚爇，仍隳其門觀。

鄭絪光中者，大中之外孫，萬壽公主之子。自緇褓至懸車，事十一君，凡七十載，所任無官謗，無私過，三持節使，不辱君命。士無賢不肖，皆恭已接納。晚年傴，時人咸曰：「鄭傴不適。」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，親族之間無愛憎。及致政歸洛，燕居寢疾，卒年八十，位至戶部尚書。

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茅將軍廟。九郎者，俗雲即苻堅之第九子，曾有陰兵之感，事極多說。茅將軍者，廟中多畫縛虎之象。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，路左見一夫，荷鋤治方丈之地。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。問之，對曰：「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，暴得疰疾，不能去，因臥草，及稍醒，已昏矣。四望無人煙，唯虎豹吼叫，自分必死。俄有一人，部從如大將，至此下馬，據胡床坐，良久召二卒曰：『善守此人，明日送至桐城縣下。』遂上馬，忽不見，唯二卒在焉。某即強起問之，答：『此茅將軍，常夜出獵虎，憂汝被傷，故使護汝。』欲更問之，則困臥。及覺已旦，不見二卒。即起行，意甚輕健，至桐城，頃之疾愈。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。」德林止舒州十年，及回，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。

胡桐淚出樓蘭國。其樹為蟲所蝕，沫下流出者，名為胡桐淚，言似眼淚也。以汁塗眼，今俗呼為胡桐律，訛也。

無名異自南海來。或云：「燒炭竈下炭精，謂百木脂歸下成堅物也。」一云：「藥木膠所成。」然其功補損立驗。胡人多將雞鴨打脛折，將此藥摩酒沃之，逡巡能行為驗。形如玉柳石，而黑輕為真。或有橄欖作，嘗之粘齒者，偽也。驗之真者，取新生鹿子，安此藥一粒於腹臍中，其鹿立有肉角生，是真也。一云：「生東海者，樹名多茄，是樹之節膠。」采得胡人，煉作煎幹。緣生異，故有多說。

開元中重沙門。一行幼時，鄰母常濟行貧，常思報之。後王姥男殺人，詣求救。行曰：「要金帛可十倍酬，國法難請。」姥戟手罵曰：「何用此為！」一行心計渾天，日役數百工，命空其室，移一大甕於中。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，曰：「汝可往某方，某角有廢園，汝潛伺之。自午至昏，當有異物至，其數七，可盡掩之，失一則罪汝。」至彼酉時，果有群豕至，奴獲七豕。囊負歸，令置甕中，覆以木蓋，封以六一泥，朱書梵字數十，

其徒罔測。詰旦，中使詔便殿，玄皇曰：「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，何祥也？師禳之乎？」一行曰：「後魏時失熒惑，至今帝車不見，此天警陛下耳！臣所見，莫若大赦天下。」從之。一行歸，放一豕出。其夕奏一星見，至七夕皆見矣。

張誌安居鄉里稱孝，差為里尹。在縣忽稱母疾，急白縣令。令問誌安，曰：「母有疾，誌安亦病。誌安適患心痛，是以知母有疾。」令拘之，差人覆之，果如此說。尋奏高祖，表門閭。尋拜散騎常侍。又裴敬彝父為陳王典所殺，敬彝時在城，忽自覺流涕不食，謂人曰：「我大人凡有痛處，吾即不安。今日心痛，手足皆廢，事在不測。」遂歸覲，父果已死。

懿宗賜公主出降幕三丈，長一百尺，輕亮。向空張之，紋如碧絲之貫赤珠，雖暴雨不濡濕。雲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爾。雲得自鬼國。

狼之狀若狗，蒼赤色者最猛，每作聲，竅皆沸。腿中有筋，大如雞子。又筋滿身，猶織絡之狀。人或有犯盜諱不首者，但燒此筋，以煙薰之，能使盜者手攣縮可怪。凡邊疆放火號，常用狼糞燒之以為煙，煙氣直上，雖冽風吹之不斜。烽火常用此，故為候曰「狼煙」也。

龍之性粗猛，而畏蠍，愛玉及空青，而嗜燒燕肉，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。

大中時女王國貢龍油絹，形特異，與常繒不類。雲以龍油浸絲織出，雨不能濡。又寶庫中有澄水帛，亦外國貢。以水蘸則寒氣蕭颼，暑月辟熱，則一堂之寒思挾纊。細布明薄可鑒，雲上傅龍涎，故消暑毒也。

元和初，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，故劉辟造五福樓，符載為文記。

李鉉著《李子正辯》，言至精之夢，則夢中之身可見。如劉幽求見妻，夢中身也，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。愚者少夢，不獨至人。聞之騶皂，百夕無一夢也。

蜀東、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，西川人言梓州者，乃我東門之草市也，豈得與我耦哉？節度使柳仲郢聞之，謂幕賓曰：「吾立朝三十年，清華備歷，今日始得為西川作市令。」聞者皆笑之。故世言東、西兩川人多輕薄。

幾尉有六道：入御史為天道，入評事為仙道，入京尉為人道，入畿丞為苦海道，入縣令為畜生道，入判司馬為餓鬼道。

大中丞郎宴席，蔣伸在座，忽酌一杯，言曰：「座上有孝於家、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，飲此爵。」眾皆肅然，無敢舉者。獨李孝公景讓起，飲此爵。蔣曰：「此宜然。」

劉禹錫言：「司徒杜公佑，視穆贊也故人子弟。」佑見贊為臺丞，數彈劾。因事戒之曰：「仆有一言為大郎久計：他日少樹敵為佳。」穆深納之，由是少霽其口。

大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，牛有胎，非久合生。或曰：「既如此，可換卻。」屠者操刀直前，略不介意。牛乃屈膝拜之，亦不肯退，此牛並子遂殞於刃下。而屠者忽狂惑失常，每日作牛喘，食草少許，身入泥水，以頭觸物，良久方定。

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，池州人。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。其年放榜日，即荀鶴生日，故王希羽贈詩云：「金榜曉懸生世日，玉書潛紀上升時。九華山色高千尺，未必高於第八枝。」後入梁為主客員外郎、翰林學士。懷恩思報，未幾暴卒。

李英公為宰相時，有鄉人常過宅，為設食。客裂卻餅緣，英曰：「君太少年。此餅犁地兩遍，熟穊下種，鋤庤收刈，打揚訖，硙羅作面，然後為餅。少年裂卻緣，是何道理？此處由可，若對至尊前，公作如此事，參差斫卻你頭。」客大慚悚。

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，開砥柱之險，石中得古鐵犁鏵，有「平陸」字，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。

晉公在中書，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，聞之者莫不失色。度即命張筵舉樂，人不曉其故，竊怪之。夜半宴酣，左右復白以印存焉。度不答，極歡而罷。或問度以故，度曰：「此徒出於胥盜印書券耳，緩之則存，急之則投水火，不復更得之矣。」時人服其宏量。

胡楚賓屬文敏速，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。高宗每令作文，必以金杯盛酒令飲，便以杯賜之。

李素替杜兼，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，問前後之政如何？對曰：「將縑來比素。」

李相國程執政時，嚴謨、嚴休皆在南省，有萬年令闕，人多屬之。李云：「二嚴休不如謨。」

元和十五年，辛丘度、丘紓、杜元穎同時為遺補令史分直，故事但舉其姓，曰「辛、丘、杜當入」。

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，得眼疾不理，意欲專聽。

杜兼常聚書至萬卷，卷後必有題云：「清俸寫來手自校，汝曹讀之知聖道，墜之鬻之為不孝。」

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，年一百二十歲。宣皇問：「服何藥而至此？」僧對曰：「臣少也賤，素不知藥性。本好茶，至處唯茶是求。或出，亦日遇百餘碗，如常日，亦不下四五十碗。」因賜茶五十斤，令居保壽寺。

開元已後鄙常侍，拜此官者，朝中謂之「貂腳」也。

杜豳公悰位極人臣，富貴無比。嘗與同列言：「平生不稱意有三：其一為澧州刺史，其二貶司農卿，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，舟次瞿唐，為駭浪所驚，左右呼喚不至，渴甚，自潑湯茶吃也。」

天寶十三載，始改金風調《蘇莫遮》為《感皇恩》。

中書、門下、吏部各有甲歷，名為「三庫」，以防渝濫。戶部式云：「安曲西偏桃仁一石；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，瓜豆豉五斗；戎州荔枝煎五斗，兼皮蜜浸四斗；甘州冬柰五百顆；房州竹五枚；蘭州未詳兒六枚；此每年進數。」余久主判戶部，逐年所上貢，此物咸絕，但杭州進糟瓜耳。

姚峴為於頔陝州掾，不勝其虐。與其弟泛舟於河，遂自投而死。

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，上自制曲，名曰《贊成功》。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，帝反正，乃制曲以褒之。仍作《樊噲排君難》戲以樂焉。

孟雲之詩，祖述沈千運。

景雲三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，出五車至上臺，又歲星犯左執法。時侍中竇懷貞請罷所職為安國寺奴，罷職從之，為寺奴不許。

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，蓋激楚之謂也。會嚴維至驛，問元曰：「汝能從我學詩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少頃遂發，元已辭家。維大異之，乃親指喻。數年間，元擢第。

巨勝者，玄秋之沉雲也。茯苓者，絳晨之伏胎也。

蘇渙本不平者，善放白弩，巴中號為「弩跋」，實人患之。比壯年後，自知非，變節從學。鄉賦擢第，累遷至侍御史，佐湖南幕。崔中丞遇害，渙遂逾嶺扇動。

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，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。周回十餘里，泉石之美，冠於一山。北巖之上有瀑泉流註谷中，溉良田數十頃。至今子孫猶存，為司空之莊耳。

建中年中，大林國貢火精劍。其國有山，方數百里，上出神鐵，以其有瘴毒，不可輕采取。若中國之有明君，此鐵自流出，煉之為劍，有光如電，切金玉如泥。以朽木磨之，則生煙焰；以金石擊之，則火光迸溢。德宗之將幸奉天，自攜火精劍出於殿內，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，應手而碎。及乘輿遇夜，侍從皆見上仗之，有數日光明。

羅浮甘子，其味愈常品。開元中始有僧種於樓寺，其後常資獻進。玄宗幸奉天之時，皆不結實。

婆娑石一名婆薩石。《靈臺記》云：「質多者味甜，無毒，性溫，療一切蟲毒，及諸丹石毒腫毒折。」此石出西蕃山中，澗中有盤，形狀礧磈，大小不常。色如瓜皮，青綠黑斑，有星者為上。似嵩山礬石，斑不至煥爛者為中。色如滑石微黃輕者為下。但以人血拭之，羊雞血磨，一如乳，似覺膻為妙。西番以為防身之寶，辟諸毒也。

封抱一任櫟王尉，有客過之，既短，又患眼及鼻塞。抱一用《千字文》作語嘲之，詩曰：「面作天地玄，鼻為雁門紫。既無左達丞，何勞罔談彼。」

崔郢為京尹日，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，崔乘酒突飲，眾人皆延之。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，使問曰：「伊曾任給舍否？」崔曰：「無。」譙公曰：「若不曾任給舍，京兆尹不合沖丞郎宴席。」命酒糾來惡下籌，且吃罰爵。取三大器引滿引之，良久方起。決引馬將軍至斃，崔出為賓客分司。

陸相扆出典夷陵時，有士子修謁，相國與之從容。因酒酌勸，此子辭曰：「天性不飲。」相國曰：「誠如所言，已校五分矣。」蓋平生悔吝，各有十分，不為酒困，自然減半矣。

盧詹尚書任吏部，押官告，楷署其名，字體遒麗，時謂之「真書盧家」。

袁象先之子嶬初自大理評事除戶部郎中，未幾遷宣徽使。不周載，拜宣武軍節度使。